

Complete Works of
O. Henry

• 4 •



欧·亨利 小说全集

第四卷

[美] 欧·亨利 著
王永年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 次

城市的声音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城市的声音 | 3 |
| 约翰·霍普金斯正传 | 9 |
| 吝啬的穷情人 | 16 |
| 多尔蒂的启发 | 23 |
| “美中不足” | 29 |
| 春天的先兆 | 36 |
| 汽车等待的时候 | 43 |
| 看热闹的喜剧 | 49 |
| 一千元 | 55 |
| 城市的挫败 | 62 |
| 命运的震荡 | 69 |
| 地狱之火 | 76 |
| 复仇女神和糖果小贩 | 84 |
| 使圆成方 | 92 |
| 玫瑰、谋略和浪漫史 | 98 |
| 可怖之夜的城市 | 105 |
| 灵魂的复活节 | 110 |
| 傻瓜杀手 | 116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世外桃源的过客····· | 125 |
| 餐馆和玫瑰····· | 131 |
| 嘹亮的号角····· | 138 |
| 悬崖勒马····· | 146 |
| 波希米亚的市侩····· | 155 |
| 各尽所能····· | 161 |
| 纪念品····· | 169 |

剪亮的灯盏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剪亮的灯盏····· | 183 |
| 麦迪逊广场的天方夜谭····· | 197 |
| 苏格兰威士忌的《鲁拜集》····· | 205 |
| 钟摆····· | 212 |
| 两位感恩节的绅士····· | 218 |
| 良知未泯····· | 225 |
| 加克图斯市来的买主····· | 233 |
| 警察奥伦的徽章····· | 241 |
| 砖粉街····· | 247 |
| 一个纽约人的诞生····· | 256 |
| 虚荣心和貂皮····· | 263 |
| 社会三角····· | 271 |
| 紫衣····· | 277 |
| 九九消防队的对外政策····· | 284 |
| 遗失的配方····· | 291 |
| 哈莱姆的悲剧····· | 298 |
| “有罪的当事人”····· | 30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人各有志····· | 313 |
| 仲夏侠之梦····· | 320 |
| 最后的常春藤叶····· | 327 |
| 伯爵和婚礼客人····· | 335 |
| 遁世的地方····· | 342 |
| 失之交臂····· | 352 |
| 一张肮脏的十元钞票的自白····· | 357 |
| 埃尔西在纽约····· | 364 |

毫 不 通 融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毫不通融····· | 375 |
| 闪亮的金子····· | 388 |
| 丛林中的孩子····· | 397 |
| 复活的日子····· | 404 |
| 第五个车轮····· | 412 |
| 诗人和乡巴佬····· | 425 |
| 安宁的长袍····· | 432 |
| 姑娘和骗局····· | 437 |
| 驯性的呼唤····· | 445 |
| 未知数····· | 452 |
| 人生如戏····· | 459 |
| 失而复得····· | 467 |
| 市政报告····· | 480 |
| 灵魂与摩天大楼····· | 499 |
| 巴格达的鸡····· | 506 |
| 恭贺佳节····· | 514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新天方夜谭····· | 525 |
| 姑娘和习惯····· | 541 |
| 空谈不如实验····· | 548 |
| 午夜一点钟后····· | 559 |
| 风险家····· | 574 |
| 决斗····· | 587 |
| “人各有志”····· | 593 |

流 浪 汉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托尼亚的红玫瑰····· | 601 |
| 周而复始····· | 612 |
| 橡胶树盆景的故事····· | 618 |
| 来自拿撒勒····· | 623 |
| 幽默家自白····· | 638 |
| 麦迪逊广场的麻雀····· | 648 |
| 戴手铐的旅客····· | 652 |
| 仙人掌····· | 655 |
| 反侦查····· | 659 |
| 狗和独幕剧····· | 665 |
| 暴民小议····· | 670 |
| 雪人····· | 674 |

城市的聲音



城市的 声音

二十五年前，小学生念书都像是唱歌似的。

他们声调平板的吟哦像是圣公会牧师的布道和锯木厂疲倦的营营声。我没有不尊重的意思。木材和锯木屑都是我们不可或缺的东西。

我记得生理课上一个美妙而有启发的抒情作品。最惊人的一句话是这样的：

“胫骨者，人体内最长的一根骨头是也。”

假如有关人类肉体和精神的全部事实都能这样抑扬顿挫、合乎逻辑地灌输到我们年轻的心灵中，我们得到的益处将会无法估量！但是我们得到的解剖学、音乐和哲学的知识少得可怜。

有一天，我越想越糊涂。我需要启发。我回想过去的学校时期。但是在我們坐在硬板凳上发出的哼哼鼻音里，我记不起有什么涉及人类凝聚的声音。

换句话说，密集人群的合成的口头信息。

换句话说，大城市的声音。

然而，个别的声音并不缺少。我们能理解诗人的歌唱，小河的流淌，向你借五元钱保证下星期一归还的那个人的意思，法老墓上的碑文，花的语言，乐队指挥的“快节奏”，凌晨四点钟送牛奶人的奶罐的前奏曲。某些大耳朵的人甚至断言，他们能辨出H·詹姆斯先生发出的空气对鼓膜造成的振动。但是谁能理解

城市的声音呢？

我到外面去看看。

我先问奥里利亚。她穿着白色的棉布衣服，帽子上缀着花朵，全身都有一些丝带之类的零碎东西。

“告诉我，”我结结巴巴地说，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声音，“这个巨大的——呃——庞大的——呃——喧嚷的城市在说什么？它肯定有某种声音。它有没有对你说过话？你怎么理解它的意思？它是个庞然大物，一定有个主音调。”

“像旅行箱那样吗？”奥里利亚问道。

“不，”我说。“别扯到箱盖上去^①。我觉得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声音。每个城市对能听到它的人都有话要说。这个大城市对你说说些什么？”

“所有的城市，”奥里利亚审慎地说，“说的都是同样的话。它们说完后，费城就发出回声。因此，它们是一致的。”

“这里有四百万人，”我卖弄学问地说，“挤在一个岛上，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华尔街的海水所包围的容易上当受骗的人。这么多的个体集合在这么小的空间必然会产生同一性，通过共同的渠道得到口头表现。不妨说，那是一种一致的解释，集中在可以称作‘城市的声音’的具体的总概念里。你能告诉我是什么吗？”

奥里利亚美妙地微笑着。她高高地坐在门口的露台上。一枝摇曳的常春藤傲慢地擦着她的右耳。一缕冒失的月光在她鼻尖上闪动。但是我心如铁石，不为所动。

“我必须弄明白，”我说，“这个城市的声音是什么。别的城

^① 原文的“主音调”也有“关键”、“钥匙”等意。

市都有声音。这是任务。我必须了解。纽约不会递给我一支雪茄说：“老兄，我的话不供发表。”任何别的城市都不那样做。芝加哥会毫不犹豫地说是“我愿意”；费城说“我应该”；新奥尔良说“我一向如此”；路易斯维尔说“我无所谓”；匹茨堡说“赶快”。而纽约——”

奥里利亚笑笑。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“我只有去别的地方打听了。”

我到了一个地上铺着瓷砖、天花板绘有长翅膀的小天使、不找警察麻烦的华丽的场所。我把脚搁在黄铜横档上，对本区最好的侍者比来·马格努斯说：

“比来，你在纽约待了很长时间——你有没有听到这个城市对你说过什么废话？我指的是某种能集中体现这个城市特点的警句似的东西，像一杯在酒吧上滑到你面前的、加了一点苦味酒、插着一片柠檬的鸡尾酒——”

“请稍等，”比来说，“有人在按边门的电铃。”

他走开了，拿着一个空铁罐回来，把它装满后又走了；回来时对我说：

“那是马梅。她总是连接两下铃。她晚饭时爱喝一杯啤酒，她和她的孩子。你没有看到我的那个小鬼呢，他大模大样地坐在童椅上也喝啤酒——哎，你要什么来着？我听到两声铃响就有点紧张——你刚才问的是棒球比分还是要杜松子酒汽水？”

“姜麦酒。”我回答说。

我向百老汇路走去，看见街角上有个警察。警察们总是抱起小孩，搀扶妇女过马路，把男人抓进局子。我走到他面前。

“假如我的话没有超出限度，”我说，“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你看到的是喧嚣的纽约。你和你的警察弟兄们的职责是维护这

个城市的音响效果。这个城市必定有你所理解的声音。你晚上独自巡逻时必定听到过。它的骚动和喧嚷的要点是什么？这个城市对你说什么？”

“朋友，”警察挥旋着警棍说，“它什么都没说。我听从上头的命令。嗨，我看你这个人还可靠。你在这里站几分钟，帮我留神一下巡夜的人。”

警察消失在小街的黑暗中。十分钟后，他回来了。

“我上星期二结的婚，”他有点生硬地说。“女人都是那样的。她每晚九点钟到那个街角上——来同我打个招呼。嗨，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——城里有什么新闻？哦，往前走十来个街口，有一两家新开张的屋顶花园。”

我跨过电车轨道的交叉处，沿着一个幽暗的公园的边缘走去。塔顶上镀金的狄安娜女神风标在当空皎洁的月光下微微闪烁。这时我的诗人朋友匆匆跑来，他头发蓬乱，戴着帽子，嘴里叨念着平仄仄平平。我抓住了他。

“比尔，”我说（他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时署名克里昂），“帮我一个忙。我接受了一项了解城市的声音的任务。你知道，这是专门采访。在通常情况下，召开一个座谈会，收集亨利·克卢斯、约翰·L·沙利文、埃德温·马卡姆、梅·欧文、查尔斯·施瓦布等等名人的意见就可以了。但这次不一样。我们需要了解城市灵魂和内涵的广阔的、诗意的和神秘的发声。你正是能指点我的人。几年前，有人到尼亚加拉大瀑布，测出了音高标准。那音符比钢琴最低的G键还低两英尺。纽约却不能用一个音符来表现，除非你有更好的手段。你想想看，假如纽约开口说话，说的会是什么。必定是个响亮无比的、传播极远的声音。要达到那个音响效果，我们必须把白天交通的巨大轰响、晚上的笑声和音乐、帕

克赫斯特博士^①庄严的语调、拉格泰姆^②、哭泣、出租马车鬼鬼祟祟的轮子声、剧团广告员的喊声、屋顶花园喷泉的叮咚声、草莓小贩的喧哗、《人人杂志》的封面、公园里情人的喁喁低语集合起来——这一切都应该包含在你所说的声音里，不是合并，而是混合，然后从这个混合物里提取精华——听得到的精华，只要一滴就能形成我们所寻觅的东西。”

“你记得上星期我们在斯蒂弗的工作室见到的那个姑娘吗？”诗人格格一笑说。“我现在正要去见她。她背诵我写的《春颂》那首诗，一字不差。她是本市目前最聪明的姑娘了。喂，我这个该死的领结怎么样？我弄坏了四条，才打成这个样子。”

“我问你的声音怎么样了？”我问道。

“哦，她不会唱歌，”克里昂说。“不过你应该听听她朗诵我写的《向陆风的安琪儿》那首诗。”

我继续走去。一个报童向我亮出那种刊登超前两小时新闻的粉红色的小报，我拦住了他。

“小伙子，”我一面装着在口袋里掏零钱，一面问他，“你有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城市会说话？人们每天熙来攘往，每天发生种种古怪可笑的事情，假如这城市能开口的话，你认为它会说些什么？”

“别开玩笑啦，”报童说。“你要什么报？我可没有时间胡扯。今天是玛吉的生日，我要多挣三毛钱买件礼物给她。”

看来他不是诠释城市声音的人。我买了一份报纸，把那些

① 帕克赫斯特(1842—1933)，美国长老会牧师，抨击美国政治腐败和有组织的犯罪甚力，促进了纽约市长改选。

② 拉格泰姆，1890—1915年间美国流行的一种以黑人音乐为基础的、快节奏、拍子清晰的音乐，后发展为爵士音乐。

尚未宣布的条约、预谋的暗杀和没有发生的战役扔进了垃圾桶。

我又回到公园，坐在月光下。我苦苦思索，不明白为什么谁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。

接着，恒星光芒似的答案使我心头倏地一亮。我站起来，像许多恍然大悟的人那样，把过去的事情回想了一遍。我得到了答案，把它紧紧搂在怀里，拔腿就跑，惟恐有谁拦住我，打探我的秘密。

奥里利亚仍坐在露台上。月亮升得比先前高一些，常春藤的阴影更浓一些。我在她身边坐下，望着一小块浮云向飘移的月亮掩去，苍白地散开。

紧接而来的是奇迹中的奇迹，欢乐中的欢乐！不知怎的，我们的手相互触摸，手指扣在一起，不再分开。

半小时后，奥里利亚带着她特有的微笑说：

“你知道吗，你来后一句话也没说呢！”

“那就是城市的声音。”我若有所悟地点头说。

约翰·霍普金斯正传

有句俗话说,没有经历过贫穷、爱情和争斗的人,算不上体会到人生的真谛。爱好精辟哲学的人觉得这句话特别正确。这三种情况几乎概括了生活中值得体验的一切。肤浅的人也许认为这份清单上应该增添财富一项。其实不然。当一个穷人发现一枚滑到坎肩夹缝里、藏了好久的二十五分银币时,他所体会到的人生乐趣决不是任何百万富翁所能企求的。

统治生命的聪明的主宰仿佛觉得应该让人在这三种情况下磨练磨练,事实上谁也别想把这三关统统逃过。在乡下地方,这几个名词的意义不大。贫穷不太难熬,爱情比较有节制,争斗也缩小成有关地界和邻家母鸡的争执。在城市里,我们的格言就更确切有力了,并且让一位名叫约翰·霍普金斯的人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全部体验了一下。

霍普金斯住的公寓同千千万万别的公寓一样。一个窗台上摆着橡皮盆景,另一个窗台上坐着一条满身虻蚤的小猎狗,琢磨着自己什么时候才有得意的一天^①。

约翰·霍普金斯同千千万万别的先生一样。他在一座九层楼的红砖房子里工作,周薪二十元,干的行业可能是保险、伯格爾起重机、手足疾病治疗、典当、滑车、毛皮围巾整旧如新、五课

^① 英文成语有“即使是狗,也有它得意的日子”。

包教华尔兹,或者整肢矫形。我们用不着根据外面的招牌来猜测霍普金斯先生的职业。

霍普金斯太太同千千万万别的太太一样。嘴里有颗金牙,爱坐着不动,星期日下午喜欢郊游,老是在食品店里买些小吃,在百货公司专找削价廉售的商品,自以为胜过三楼前房那位太太(那位太太戴着插有鸵鸟毛的帽子,门铃上标着两个名字),百无聊赖地在窗栏旁边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,机灵地躲避分期付款讨债的推销员,不倦地关心送菜升降机的音响效果——总之,纽约公寓住户的一切属性在她身上都可以找到。

再说几句闲话,故事就要开场了。

大城市里时常发生突兀的大事情。你从街角拐出来,突然把你的阳伞骨戳到从库特奈瀑布^①来的老朋友的眼睛里。你到外面逛逛,想在花园里摘一枝石竹——可是哎呀!暴徒袭击了你——救护车把你送进医院——你跟医院里的护士结了婚;又离婚——倒霉的时候又被敲诈——排队领救济面包——跟一个有钱的女人结了婚,阔绰得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洗熨、付得起俱乐部的会费——这一切仿佛都是一眨眼之间的事。你在街上行走,一个手势勾引你,一块手绢故意掉到你脚边,一块砖头落到你头上,你乘坐的电梯钢缆断了,你存款的银行倒闭了,你吃的客饭或者你的妻子不合你的胃口,命运把你颠倒播弄,有如没拿到小费的侍者替你开的酒瓶里的软木屑。城市是一个淘气的小孩,你是他玩具上的红漆,迟早会被他舐掉的。

约翰·霍普金斯吃了一顿实实在在的晚饭,坐在他那像手套一般紧凑的老式公寓里。他坐在一张石硬的沙发榻上,心满意

^① 库特奈瀑布在加拿大哥伦比亚省。

足地瞅着钉在墙上的那张家庭艺术社的《风暴图》。霍普金斯太太懒洋洋地谈着对面人家做饭的气味。那条满身虱蚤的小狗不耐烦地望望霍普金斯，呲呲牙，表示厌恶男人。

这里既没有贫穷和爱情，也没有争斗，但是在这些光秃的枝柯上也可以嫁接充实生活的三个要素。

约翰·霍普金斯想在淡而无味的生活面团里嵌几颗谈话的葡萄干。“公司里安装了一部新的电梯，”他抛开主语说，“老板留起胡子来啦。”

“真的吗！”霍普金斯太太说。

“维伯尔斯先生，”约翰接着说，“今天穿上了他新的春装。我很喜欢那套衣服。灰颜色的料子，上面——”他住了口，突然感到一种油然而生的需要。“我想到拐角那儿去买一支五分钱的雪茄。”他说。

约翰·霍普金斯拿起帽子，小心地走下公寓房子的霉臭的过道和梯级。

傍晚的空气很柔和，街上响着小孩玩耍的无忧无虑的叫嚷声，他们用的调子和词句都叫人听不懂。他们的家长坐在门口和台阶上，悠闲地抽烟聊天。矛盾的是，一对对的情人待在避火梯上，却不打算避开他们在那里煽起的烈火。

约翰·霍普金斯要去的拐角上的烟店是一个姓弗雷什梅耶的人开的，那人把全世界看成是寸草不生的海岬。

霍普金斯不是这家铺子的老主顾。他跨进门，和气地打了招呼，要买一支“相当于电车票钱的菠菜”。这个译名加深了弗雷什梅耶的悲观情绪，但他还是拿出一种极其接近订货规格的牌子。霍普金斯咬掉烟蒂，在摇曳的煤气灯上点燃。他掏口袋付钱，发觉一个子儿也没有。